

湘西  
鬼事  
之  
xiangxi  
guish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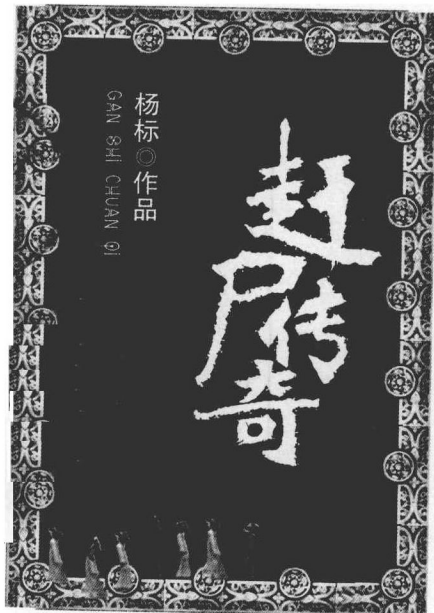


赶尸

杨标◎作品

神秘的赶尸行当 骇人的巫蛊之术 古老的奇风恶俗  
交织缠绕出一段动人心魄的传奇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湘西鬼事:赶尸传奇/杨标著. —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2008. 1

ISBN 978-7-5057-2412-9

I. 湘… II. 杨… III. 民间故事—作品集—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

IV. I277. 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9966 号

上架建议:畅销小说|惊悚悬疑

书名	湘西鬼事:赶尸传奇
作者	杨 标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
规格	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00 千字
版次	2008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	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412-9
定价	20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64668676

第一章	孤獨的...	101
第二章	瑪神的使者	/035
第三章	被貓帶走的尸体	/048
第四章	开棺	/066
第五章	来历不明的算命人	/087
第六章	「母子」情深	/103
第七章	咒蓋墊	/123
第八章	住事不如烟	/142
第九章	飯養人、獸養心	/161
第十章	背	/182
第十一章	瑪神的懲罰	/201
第十二章	鬼神店	/216
第十三章	月光下的港口	/228
第十四章	僵尸火燒	/241
第十五章	尾音	/268



太阳落入山背的一刹那，天，就像潮水一样，铺天盖地地黑了下来。刚才还是人声鼎沸，此刻，随着黑暗的降临，一下子就沉寂了。风从山垭口吹来，呜呜作响。在寨子中心的坪坝上，上千的人，上千双眼睛，都盯着院坝中间的年轻的女子。她端坐在用细篾织成的凉床上，头低着，像一只幸福的小羊羔，又像一只等待宰割的小鸡仔。那女子一身着红，红衣、红裤、红鞋，头发也用红色的丝线扎着。三天后，是她出嫁的日子。这时，她的心里，想的是她年轻英俊的情郎，还是她马上就要面对的给她“开红”的寨老？此刻，没有人知道她的心思，也没有人想那么多，想多了，脑壳要痛，如果一不留神，想到了别处，还会惹得神灵不高兴，怪罪下来，轻则三病两痛，重则家破人亡。就是连她三天以后的丈夫，一样不敢多想，要想，也就是祈求寨老秉承着神的旨意，把福禄财寿一股脑儿都赐予到他们那个红红火火的木屋里，惠及他们的子子孙孙。

院坝边缘，是寨老家那硕大的吊脚楼。这是全寨最大的吊脚楼，一共四层，比一般人家的多了一层。跑马栏杆上，坐着一排人。坐在中间的就是寨老，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。他目光肃穆地盯着院坝里的人们，思绪很是渺远。三个时辰后，他就要代替新郎行使给新娘开处的神圣的使命。

“端公”肃然站立。他穿着红色的法衣，一手执着一只镏了亮银的牛角，一手执着包了熟铜皮子的法拐。“端公”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，因为，他的脸根本就没有露出来。他的脸上戴着一副傩面具。傩面具是用上好的楠竹制成的，用朱砂、红汞和着麝羊的血染成了红色。整个红色面具上，只有两根白色的牙齿弯曲着，像两个细小的月牙儿。面具的顶端是如火焰般一样的头发，直立着，似乎要刺破那深不可测的天空。

端公把牛角凑到嘴上，一边鼓起腮帮“呜——呜哇——呜——呜哇——”地吹着，一边还把那法拐摇得丁咣丁咣地响成一片。牛角声一短两长，意味着法事正式开始。端公的徒弟双手端着一只陶盆走到他的面前，单膝跪下，高高地举起陶盆。只见端公把牛角挂在了自己的腰上，敲燃了火镰，把陶盆里的松明油点亮。那徒弟就把那陶盆放在院坝中。

端公再次将牛角吹了起来，这回，是一声接一声不歇气地呜呜吹着。

连吹了三声，那陶盆里的火，便越发地旺了起来。

这时，人们一人手里执着一把松明柴棒，排着队，走到陶盆前，把那松明柴棒默默地伸到陶盆里，点然后再围到院坝边上。于是，满院坝里一片灯火通明。

端公的徒弟把端公身边的猪皮大鼓咚咚咚地擂了起来，鼓声雄浑激越，压住了那呼呼的山风。端公走到场地的中间，左手高举过头，拇指与中指相连，捏了一个连心诀，高声叫道：“让神圣的火燃起来，让神明的光亮起来，让鲜艳的血髓出来！”

锣、钹、鼓、馨一齐敲响，上千的人吼叫着，一起聚拢来，围着那红衣女子和陶盆兴奋地跟着端公一起喊叫：“让神圣的火燃起来，让神明的光亮起来，让鲜艳的血髓出来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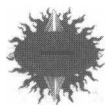
端公翻起了筋斗，人们围绕着端公呼呼地舞动着火把，也狂热地跳了起来，边跳边唱：

至高至敬的神啊，  
我们把至美至贤的姑娘送给你；  
至真至善的神啊，  
我们把至鲜至香的初血献给你，献给你，  
我们把至鲜至香的初血献给你，献给你，  
我们把至鲜至香的初血献给你，献给你……





龙溪镇又死人了



民国二十二年秋天，罕见的大雾如一团一团的棉花，翻翻滚滚地把整个龙溪镇捂得严严实实。

“砰！”

铁炮的声音。又听到了铁炮的声音。

小镇上大凡红白喜事，都免不了要放鞭炮。而铁炮，只有在有特别或重大的事情时才放，因为它火力十足，那响声足可以让一个镇的屋子都会微微地晃动，也足以把没有来得及捂住耳朵的孩子们一瞬间震得脑壳一片空白，然后耳朵里才传来一片嗡嗡的怪叫之声。

听声音，是杂家院子那边传过来的。

呆呆地站在窗前的舒要根，眼瞅着涌进窗子里来的雾罩，刚刚还感慨着好大的雾啊，就听到了铁炮的响声。他眼前的那一团白纱般的雾气，似乎也吓了一跳，剧烈地摇摆了一下柔若无骨的身子，便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掌给劈成了碎片，飘飘摇摇地四散开去。舒要根的心里不禁一紧，暗道一声“不

好”，就伸出食指把竹篾窗帘的环扣轻轻地一拨拉，那窗帘便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哗啦一声掉了下来。房间里一下子暗了。

这是入秋以来，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，龙溪镇上第4次响起铁炮的声音了。也就是说，小小的龙溪镇上，20多天里，死了4个人！

舒要根42岁，大腹便便，红光满面，一看就知道是有家有财的人。他在龙溪镇上开着一家绸缎铺，叫“昌祥永绸缎铺”，生意一向兴隆。他乐善好施，为人和气，对钱财看得轻，对人情看得重，是龙溪镇上的商会会长。

舒要根对正在抹着乌木桌子的佣人说：“柳妈，我要出去一下。”

柳妈直起腰，说：“好的，老爷。”

柳妈走到内室的门边，对里面说：“老爷要出去了。”

太太睡在床上，淡淡地说：“嗯。”

于是，柳妈才跨入太太的卧室，打开红油漆衣橱，把舒要根的外套取了出来，走出屋，轻轻地把房门带上。

柳妈到舒家已有10多年了，这10多年来，老爷和太太对她很好，并不把她当下人看待。老爷和太太虽然不像别的夫妻那样吵吵闹闹，但也不像有的夫妻那样和和睦睦，一直是平平淡淡、冷冷清清的。自从少爷舒小节一年前去了烘江师范读书之后，老爷就搬到另一间房睡去了，而他的衣服仍然放在太太的卧室里。他要换衣服，也从不自己到太太的卧室里去，而是叫柳妈拿出来。老爷与太太之间，到底有些什么磕磕绊绊，作为下人，她自然不好问，凡事都装作不晓得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。

舒要根穿上夹层长袍，外面再罩了一件青羽绫马褂，想了想，还是把那顶绛色小缎帽戴到头上，这才不疾不徐地下了楼，穿过天井，出了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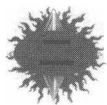
柳妈这时才想起老爷还没有吃过早饭，就唤了一声：“老爷，您的参汤还没喝呢。”

舒要根并没有回头，只是举起右手，摆了摆，走了。

龙溪镇又死了人，他不能不去看看。一个街坊叫他一声，他竟然脚下一软，差点跌倒。那人赶忙扶住了他，双眼却是很奇怪地盯着他的脸庞，不知道他怎么会差点儿滚着。舒要根点点头，急急忙忙地挣脱那人的搀扶，往杂家院子走去。他心里隐隐约约地感觉得到，这人，再死下去，下一个很有可能就是自己了。刚才，也就是正好想到这里，才吓得脚杆子打滑。







杂家院子在正街，拐个弯，沿一条不长的小巷走进去，就到了。这里住着30多户人家，有杨、朱、钟、刘、陈等姓氏，因为姓氏杂，就叫做杂家院子。

舒要根走进院子。院子不大，挤满了人，显得更窄小。院子中央摆着一张竹床，竹床上有一具尸体，尸体上面盖着白布单。他正想问那躺在竹床上的是哪个，就看到一个40来岁的妇人，穿着青布衣服，手里舞动着一张手帕，呼天抢地地在竹床边哭：“你这死鬼，话都不吭一声，甩下我们孤儿寡母，讲走就走了……”

原来是开粉馆的陈胡子的老婆，那么躺在竹床上的就是陈胡子了。

舒要根按礼节劝慰陈妻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走的走了，留下来的还是要好好过的，莫哭坏了身体，吃亏的还是自己。”

陈妻平时是不敢得罪舒要根的，此时可以不顾礼节，可以无视老幼尊卑，可以不应付家亲内戚，眼下最要紧的事，是把心腔里装着的怨恨和委屈都释放出来，否则会出大事的。因为对意外事故的不堪承受和对未来的绝望，陈妻像是被抽了筋一样，全身无力，如一只青色布袋挂在案板边缘，因为长久的哭泣，她的脸好像肿胀了许多，五官也比平时扩大了些，根本不像平时那个笑眯眯、低眉顺眼的女人。此刻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抹着，正眼都不看一眼舒要根，继续着她的哭诉：“嗯，呀，你个背时挨万刀的……”马上意识到自己的男人真是挨刀死的，有些忌讳，便转移了话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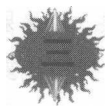
“会长，唉，你看这……”一个管事的老头过来，跟舒要根打招呼。

舒要根脸色阴沉，没回话，也不用装笑脸，走上前去，把白布单轻轻地揭开了一角。舒要根又是一惊。陈胡子和前面死的那四个人一样，眼睛都是睁开着的，瞪得溜圆，透着惊恐和委屈。他伸出手，把陈胡子的眼皮往下抹，竟然一点作用都没有。那眼皮看起来和活人的差不了多少，柔软且有弹性，而实际上，手一接触，那眼皮却是冰硬的，非但没有弹性，还像是石头雕成的一样，仿佛有点硌手。唯一让舒要根感到那眼皮和活人相似的地方是，陈胡子似乎也在用劲，用他的眼皮抗拒着你的力气。你越想往下合拢他的眼皮，

他就越是要往上睁得更大。稍稍地僵持了一会儿，舒要根就放弃了他的努力。他不知道，如果霸蛮地和陈胡子较劲，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。对于接下来出现的不可知的境况，舒要根心里虚得慌。这个把月来发生的事，已经让他心力憔悴了。盖上白布单时，他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叹息声从布单下面隐隐发出。声音似有似无的，他不敢肯定，也不敢再看，不再停留，离开尸体，朝人多的地方走去，只感觉后颈窝里像被吹进了一丝凉气，寒冷至极。

“会长，里面请吧。”老头把舒要根请进厢屋里坐下。一个女孩儿端了一盆热水放在桌上，请他擦脸。舒要根拧干了毛巾，意思地擦了一下，那女孩就把脸盆端出去了，然后，再拿了些点心、茶水摆在他面前，退了出去。

老头坐下来，把陈胡子的死因慢慢地讲给舒要根听。



“陈胡子粉馆”开在杂家院子靠大街的拐角上，是龙溪镇最有名的一家粉馆。粉馆共有三层楼，一层楼做厨房，二、三层楼都是餐厅。他的生意好，不独是面朝舞水河，坐在楼上可以一览舞水四时风光，更是因为他的手艺独特，粉的味道好，惹来众多嘴馋的人。他请了5个帮手，一天到黑都还忙不过来。

这陈胡子有个脾气，他制作“臊子”（作料）时，谁也不准看，哪怕是自己的老婆也不允许。每天晚上打烊之后，等那些帮工们回家了，他就把所有的房门都关好，一个人在厨房里配料。这也难怪，开粉馆关键在哨子，哨子不好吃，粉做得再好，也不会有人光顾的。陈胡子保护自己的哨子配方，就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。

粉馆因为生意太过兴隆，人手总是不够，陈胡子不得不又收了一个小伙计。那个伙计才十六七岁，是乡下的，没地方住。陈胡子看他人长得还憨厚，加上年纪还小，想必不会有那些花花肠子，就同意了让他住到店里，反正这店子也要有个人看守。陈胡子没想到的是，小伙计人虽小，却是很伶俐，面相虽憨，却是鬼得很。他住在二楼一间堆放杂物的屋子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悄悄地把楼板凿了一个小洞，等到陈胡子关紧了所有的门窗开始配哨子



时，他就趴在楼板上，从那一眼小小的洞孔中，看陈胡子配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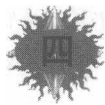
昨天逢十九，龙溪镇赶场，粉馆一直忙到天黑透了才打烊。等大伙儿在粉馆里吃了夜饭，收拾洗刷之后，快到半夜了。陈胡子自己也累得够呛，想回家休息了，但想到第二天的哨子不够了，还是强打起精神，关了门窗，去配料。

小伙计脱了鞋子，轻手轻脚地下了床，趴在楼板上，把那一双小眼睛贴到孔洞上，看陈胡子配料。

陈胡子的脑顶心秃得厉害，几乎是寸草不生，在烛光的照射下，光溜溜的。只见他打开橱柜，把五香、胡椒、花椒粉还有老醋等一二十样东西一一摆放在桌子上，然后，他像是发现有人在他的背后一样，突然返过身来看，等确信并没有人时，才把案板下面的一块五花猪肉扯出来，把剔骨刀高高地举起，正要一刀砍下去时，那手竟然就停了下来，在他的头顶上一动不动了。一口烟的时辰后，陈胡子猛然一个转身，挥舞着剔骨刀像划一个个横“8”字一样，来来回回地舞动着，嘴里还哼哼唧唧地叫道：“我砍死你，我砍死你，我砍砍砍！”

小伙计看到这一幕，感到莫名其妙，以为那是陈胡子家祖传下来的什么法事。不一会儿，他就知道自己错了。只见陈胡子舞了一阵之后，眼睛就像看到了什么令他十分骇异的东西一样，瞪得溜圆，连眼珠子都快要鼓出来了，刚才的那种勇猛孔武的神态也没有了，代之而起的是害怕和恐怖。他低了声，摆着手，说：“莫过来，你莫过来……”一边说一边连连后退，等退到了墙壁边，再也没有退路了，他跪下来，可怜巴巴地哭道：“那不能怪我啊，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啊……”这时，他拿着剔骨刀的手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双手死死地捏住了一样，反转过来，对着自己敞开的肚子狠狠地插了进去，血就扑地一下像水一样射了出来。陈胡子啊地叫了一声，短促而尖锐。他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，而是两只手都捏住了刀把，共同用力，把那剔骨刀上下左右地搅动起来，肚子里那被鲜血染红了的肠子就骨碌骨碌地流了出来……

小伙计吓傻了，呆在楼板上，想动，动不了；想喊，喊不出声。好一阵，才像是从睡梦中醒过来一样，拉开门，往楼下冲去。楼梯上很暗，加上惊慌，他一脚踏空，骨碌骨碌地滚下去了。



5天后，是陈胡子出殡的日子。

陈胡子的墓穴在大树湾，从龙溪镇过去，有15里的水路。

一大早，劈里啪啦的鞭炮声响彻了整个龙溪镇，吹土班咿哩哇啦地吹起了“送神仙”的曲子，敲敲打打，好不热闹。8个杠夫正把棺材往“大肚子”船上抬。那船平时并不载人，是舞水河里挖沙子的船。载人的船是不载死人的，忌讳着哩。陈胡子的老婆就只好托人去请挖沙船，价钱自然高出了好几倍。挖沙船虽然不是客船，而载死人却又比客船好多了，用厚实的青岗木打造，沉实、稳重。

舒要根是以双重身份来参加陈胡子的入殓仪式的，一是商会会长，二是同乡会会友。他和陈胡子的老家都是灵鸦寨的，两个人年纪也差不多。他与其他几个灵鸦寨的老乡先一步走到了那只大肚子船上，船家给他找了一只肮脏的凳子，用脏兮兮的大手胡乱地抹了一下，不抹还好，一抹就显现出杂乱的手印子，更脏了。

舒要根摸出一张小方帕，自己擦了擦，然后坐下去，把黑色缎面长袍掸了掸，看着杠夫们抬着陈胡子的棺材，一步一步地互相提醒着小心地上了船。

棺材轻轻地放下时，那船猛地摇晃着，往水里沉去，差一点全没进水里，再浮起来时，水离船边只有十来公分的距离了。送殡的曲子响着，家属们还在悲悲切切地啼哭着，一时间，挤挤攘攘，吵吵闹闹，连说话都要大声地“吼”着才能听见。奇怪的是，舒要根的耳朵里，好像并没有那些吵闹繁杂的声音，在这碧波荡漾的舞水河上，苍茫空旷的天地间，阒然无声，唯有缎子似的河风拂过脸颊时那种清凉的感觉。舒要根想，如果不是死人，如果不是出殡，对世事充耳不闻，就静静地任这河风柔柔地抚摸，看白云苍狗，听流水淙淙，未尝不是人生之快事。这么想着的时候，他的耳朵摒弃了嘈杂的喧嚣声，听到了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，他耳朵动了动，再辨别了一次，感觉那声叹息来自陈胡子的棺材，因为他距棺材不过一只手的距离！而离他最近的这一头，正好是陈胡子的头部！他听得清清楚楚。舒要根想，这不是第一次了，第一



次是在杂家院子里听到的，那时，他以为是自己恍惚了，现在看来，并不是恍惚，而是真真切切的。舒要根的心情又开始沉重起来，隐隐约约地感觉，还要出大事。

从船上看去，上游两岸雾蒙蒙的一片，当几株高大挺拔的枫树出现在视野里时，心腔子一直悬着的舒要根，才放下心来。“到了。”他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悄悄地伸开双手，看到两只手已捏满了汗水，闪着晶莹的水光。

吹士们纷纷站了起来，各自准备自己的响器。船靠拢的时候，又要重新把送殡曲吹起来。杠夫们有的收了旱烟，有的活动活动蹲麻木了的双脚，有的往手掌心里吐唾沫。

这时，吹士班的头人把唢呐凑到嘴上，刚吹出半声“呜”，那个“哇”的声音还没有吹出来，船像是触到了暗礁，磕碰了一下，头人的唢呐没有拿稳，掉到水里去了。

他一急，就跪到了船帮上，伸手去捞在水面载沉载浮的唢呐。刚够着，那唢呐就一沉，不见了影子。吹士不会水，急叫道：“我的唢呐，我家祖宗十八代传下来的宝贝啊……”

船上的人们都跑到唢呐入水的那个地方来了，那船，就往一边儿倾斜下去。舒要根暗道一声不好，大叫道：“大家不要挤到一团，唢呐丢了不要紧，不要弄翻了船。”

船老大也跟着叫道：“大家让一让，等我下去捞起来。”

船老大是一个高大的汉子，他来到吹士面前，那船原本就斜得厉害了，他这个大个子一过来，船就又斜下去了几公分。他双脚一蹬，往水里跳去，没想到的是，用力的那一下，那船便进了水。其实，按说进点水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，大家也并不惊慌。但意外的是，那具硕大的棺材却轰然翻转，被20颗洋钉钉得严实的棺材盖居然脱落开来，露出了陈胡子的尸体。舒要根看到，陈胡子的嘴角咧了一下，似笑非笑。还没等他看清楚，船就被棺材倾斜的力量压将下来，一眨眼的工夫，一船的人，包括那具棺材，都被笼罩在暗流涌动的舞水河里。

不知何时，大雾早已散去，岸两边的树木、房屋、农田、庄稼清晰地铺了开来，层次分明，像一幅很随意的泼墨画，但因为有几缕袅袅的炊烟在慢悠悠地升起，一切显得宁静而充满生机。一轮黄澄澄的太阳拨开云雾，怔在

天上。

好在离河岸并不远，船老大常年在水上混，把不会水的人救了起来。龙溪镇上的人从小就生活在舞水河边，大多会水，自然也不怕被淹死。

清点岸上的人，还是少了一个，那是朱子牛，一个挑烧饼卖的人，人们叫他烧饼朱，也就是“骚猪”。骚猪两弟兄是双胞胎，都40岁了，他们俩兄弟都来了，弟弟是卖牛皮糖的，人们叫他“骚牛”。“骚牛”一看哥哥还没上岸，不由得急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见到一只手伸出水面，不用说，那一定就是骚猪的手了。骚牛重新扎进水中，游到了那只手的附近，正要去抓，那手又沉到水里去了。骚牛也跟着扎一个猛子，到水底去找骚猪。当他浮出水面时，脸上露出了惊恐之色，对岸上的人说：“那不是我哥的手，是陈胡子的手……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出声不得。

舒要根想叫骚牛赶紧上岸，又怕引起他的误会。就在犹豫的那会儿，骚牛突然大叫了起来：“救命，救命……”他的双手在水面上乱舞乱动，极力地挣扎着。只一会儿的工夫，他就沉入了水里，半天不见动静。这时，连水性最好的船老大也不敢下水了，大家就这么沉默地等待着奇迹的发生。奇迹并没有发生，一袋烟的工夫，水面上浮出了三具尸体，一具是陈胡子的，两具是朱家兄弟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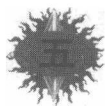
岸上的人，无不心惊胆战。船老大喃喃道：“凶啊，凶啊……”

最感到骇异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舒要根，因为，只有他清楚，死的两个人，又是灵鸦寨的！

“第6个！”他在心里默默念道。

烘江公立师范学校坐落在城东，走出大门，就可以看到，舞水与元水在那里汇合，然后，拐个弯，水波滟潏，不动声色地往东流去。

国文三科的舒小节猛地从睡梦中醒来，半天，心都还在咚咚地跳。他很少做梦，即使做梦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，做得莫名其妙。梦中，他看到自己的父亲舒要根头戴一顶瓜皮呢帽，眼上竟然还戴了一副铜边墨镜，手里拄





着一根拐杖，向他伸出一只手，沙哑着嗓子，可怜巴巴地喊：“崽啊，你爹不是人啊，是畜生啊，你的心要还是肉长的，你就剖出来给爹吃……”舒小节很诧异，问：“爹，你怎么了？”舒要根突然发了怒，举起他手中的拐杖，狠狠地刺来，一下子刺进舒小节的胸膛，他看到自己的心在他父亲拐杖那锋利的铁尖上怦怦乱跳着，鲜红的血滴答滴答往下流。舒要根一见那红色的人血，就哈哈地大笑起来，张开嘴巴，将那颗心一口吞了下去，他的嘴角，还残留着两绺蚯蚓般的血。舒小节惊恐极了，啊地大叫一声，醒了。

舒小节再也睡不着了，翻来覆去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看窗外宽大的芭蕉叶在风里兀自摇摆，听远处传来的夜行船舶的竹篙撑入河底的石板上发出的声音。看看天色，估计一时半会儿还亮不起来，睡又睡不着，老是感觉到眼皮子不时地乱跳。于是，就索性起了床，没来由地往校门口走去。远远地，他看到学校的大门在灰蒙蒙的天光下，不怒而威似的，关得那么严实，沉默而警惕。守门的校工，应该还在他的甜美的梦中掰自家的包谷，或者，品尝自酿的桂花酒吧。这个时候，是不好意思打扰人家的清梦的，舒小节就想往回走，回床上继续“翻饼子”。

没想到，校门被人从外面撞得轰轰响。

正要往回走的舒小节，就停住了脚步，心想，这个时候了，哪个来敲门呢？莫不是有急事？

“开门！开门！加急电报！”

门外，一个男人在气喘吁吁地叫着。

不一会儿，传达房里的煤油灯亮了起来，门房胡乱披了件青色对襟褂子，口里一边应着“来了，来了”，一边掏出一大串铜钥匙，准确地捏住了大门锁的钥匙，熟门熟路地插进了大如砖头样的黄铜“担子锁”，只听咔嚓一声脆响，锁被打开了。他把大门刚打开一柞把宽，就看到一个戴着绿帽子的邮差把一张纸伸到门房的面前，说：“妈拉个屎的，老子好不容易才得和妹子睡一下，炮都还没放，又是加急电报来了，不是死人就是失火，来，签字。”

这么一骂，好像是门房坏了他的好事似的，门房也不甘示弱地回敬过去：“妈拉个巴子，都大半夜了你一炮都没放，你那个是不是哑炮？”

舒小节禁不住笑出声来，但怕人家听着，把导火索引到自己身上，那就难堪了，于是转身往回走。他听到大门落锁的声音，接着，就听到门房叫他：

“噢，噢，那不是国文三科的舒小节吗？”

舒小节又转过身，说：“是我，大叔，睡不着，乱走一下。”

门房说：“怕莫是你的老人家托梦告诉你来取电报的哩，来来来，是你家来的电报。”

舒小节的心咯噔一下，好像快要掉了。刚才邮差的话他都听见了，“不是死人就是失火”，虽然邮差看不见里面封着的内容，但一般情况下，家里是不会发电报的，除非大喜或大悲，而今晚那个梦……他腿一软，磕磕碰碰地走拢来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你你你没搞错吧，是是是……是我家来的电……电报？”

门房说：“不是你家还是哪个家？我们学校就只你一个舒小节啊，哪个要你是田老师的得意门生呢？不然，我还认不得你哩。”

他把电报纸递到舒小节面前来。

舒小节看着那一张淡黄的电报纸，伸了一下手，立即又缩了回来，好像那不是电报纸，而是烫人的烙铁。短短的时辰里，他的脑海里呼哩哗啦转了不下一二十个场景。爸爸直挺挺地躺在棺材里，妈妈舌头长长地吊在横梁上……

“给，印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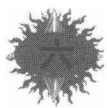
门房的话让他清醒了，他畏畏缩缩地把右手的大拇指伸进印油里点了一下，然后，按在登记簿上。红手印就像一个红色的麻雀蛋，触目惊心地躺在那儿。

门房看他那样子，安慰他：“莫急，怕是你家哪个娶媳妇嫁妹崽也说不定哩，再不，就是起新屋。”

舒小节没有作声，抖抖索索地撕开电报纸的封口，看到的是金书小楷体写的8个字：“尔父失踪见字速归。”

父亲居然，失踪了？

他闭上眼睛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虽然这事出乎意料，但总比那个刺目







的“死”字让人不那么难受，虽然失踪有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悬念，但跟躺在棺材里的尸体相比，毕竟有生还的可能。也就是说，还有希望。

现在，父亲失踪，母亲不知道怎么样？那个家不知道怎么样？舒小节一刻也不敢耽搁，转身往田之水老师的宿舍走去。

这时，晨曦慢慢升起，校园里有早起的学生在跑步了。

穿过一片夹竹桃树阴，有一幢红墙青瓦的平房，那是田老师的宿舍。

“叩叩叩！”

“哪个？”

“我，小节。”

一会儿，门吱呀一声，开了。

一个白白净净、斯文儒雅的男人站在门里，穿着一件白色的褂子，脸上显现出一丝惶忪、一丝憔悴，说：“是小节啊，这么早？”

舒小节说：“田老师，我得马上回家。”

田之水问：“有什么急事？”

舒小节把电报递给田之水，说：“家里出事了。”

田之水接过电报，看过后，安慰他：“小节你不要急，也许是你父亲一个人想出去走走而已。一个大活人，不会走丢的，又不是三岁小孩，应该没事。”

舒小节说：“要是没事就好了。一定是发生大事了。”

田之水感到奇怪，问：“你怎么晓得？”

舒小节说：“我爹妈本来关系不好，我爹一个人出去走走是有可能的。我妈的性格我知道，不是发生大事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她是不会发加急电报的。”

田之水沉思了一下，点点头说：“那你快快准备，回去看看，也好放心，等会儿上课，我叫汪竹青同学给你记个假就是。”

烘江师范学校开设的第四年就改成男女混合同校了，汪竹青是当地最大的油号“丰庆烘”的小姐，父亲是一个很有生意头脑而又接受新学的商人，他联合了一批绅士、商家，把他们的女儿们都送进烘江师范学习。汪竹青才17岁，一点也没有富家女孩的骄奢之气，很是清纯可人，长得漂亮，人又极聪明，理所当然地被选为国文三科的班长。

舒小节给田之水鞠了一个躬，说：“那就麻烦田老师到汪竹青那里请个